

928
4
12

張
右
史
文
集

一
二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七

論

秦論

賈生論秦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世
以為確論余獨謂之不然夫攻守殊事而相
關異施設而同利害其守之安危觀其攻之
善惡其報應如表影穀響之不差也譬如人
之殖產也耕我之田盡力以事之歲收千石
封之倉廩而食之賈百金之貨于鄰國而贏

千金為鄰里不我怨有司不我罪如是乃安
坐享其福而貽之子孫則安樂而無後患今
有人侵人之田奪人之產又殺人于道而奪
之金如是乃欲封之倉廩藏之廐庫而守之
以君子長者之事怨仇百作而披攘之矣故
如是而取之必如是而失之安有以盜賊所
以取之而能以君子之道守之歟秦王始滅
韓齊大率十年間耳皆滅人之國虜人之君
其毒至慘也夫此六國諸侯者其上世皆有

功于民又皆據國數百年其本根深結于人
心者固一旦芟夷蕩覆之其勢必不帖然而
遂已如塞大水伐大木其漸漬之末流播散
之餘種將旦復漲而暴興不得其寂寥氣尽
則不止秦雖欲反其所以取之道守之而其
機必成其勢必復矣故秦之事不可為也嗚
呼秦滅六國不十餘年而六國並立秦以不
祀其效豈不然歟故賈生之論戲論也樂毅
賢將一戰勝齊下城七十齊不能支曾未三

年七十城者讎然為齊乃無一城為毅守者
以是失之豈不然哉毅賢尚然况于暴秦

晉論

天下有大分君臣是也夫以天下之眾而事
一人考其勢較其力則多寡異矣然天下之
人不問于賢不肖俯首聽從莫敢或較一有
不順則有起而誅之夫非獨君臣之分為然
也自是而下之至于一鄉一邑之際苟有尊
卑大小之分者莫不皆然夫天下之分惟其

出于父子兄弟之際者此其天屬宜無足怪
下至于一鄉一邑而上至于君臣是果設為
尊卑而不敢犯何為而然也蓋嘗求之以謂
天下之分起于天下之理夫理者本于天地
而莫知其所從始者也惟其理設而不可易
故分立而不可犯夫生民之初未有君臣以
相臨官師以相治也紛、藉、以力相勝于
是民始大病之而後有能服其党者焉夫能
服一鄉則一鄉尊之能服天下則天下尊之

是故君臣之分遂立而不可變夫民之于君
乃其自立以自治也夫惟其仰之以自治是
故順命受教悅首聽從而無足怪自是而推
之至于一鄉一邑亦猶是也余嘗悲夫晉之
事也自三代以來其國之多故者莫如晉外
有夷狄之強內有大臣之變泯絕荒亂有不
忍觀者然後裂為東晉至于東晉而晉亦微
矣然猶相與維持至十餘世力尽勢穷凌遲
百端而劉裕乃得之自劉元海已來天下分

為十六國若符堅石勒之徒皆有過人之才
闢地數千里據有甲兵士民之衆又有忠智
効死之臣其所建立亦有足觀者然皆不過
一再傳而遂亡方其興也宜若可以久安至
其一敗遂滅不振蓋嘗觀符堅之敗于壽春
此其力猶足以善其後然提其餘衆困窮而
無所歸蓋思之主于君臣之分而後近得其
說夫晉之有天下積久而天下之所服也夫
惟人安于所服故天下遂守其君臣之分而

不敢犯人、惟恐其失之是以播遷流徙甚
弱而難滅忠臣義士力以救其敗若符石之
強雖共甚強其力然天下之情不愛其德而
惡其亂不幸不能制而後使得倨強于須臾
幸其敗也則起而共亡之矣或以謂君臣之
分其始出于相制苟為君臣為斯有分矣晉
與夷狄何擇也夫天下之情固有所習也習
而安者眾之所歸也嬰兒愛其乳之者鄰人
之母乳之則不愛也均為乳也而愛惡存焉
習與不習故也然則晉之初天下固習乎魏
也而晉之不亡何也十六國之顛沛此敗于
分之不正者惜哉

唐莊宗論

古之善戰者不患乎敵強而不我若而所大
患者與之為敵而兩無有以相制也夫兩無
有以相制則勢足以相擾而不可以有成惟
其曠日持久兩憊而不振如是而後有起而
收之者雖然非有優游久遠之心誰能安坐

而待之而至其兩憊而不振也吾亦安能必其變之所在則是吾與敵人常戰于不可知之間夫豈不殆哉是故古之善戰者必有以審天下之勢而為之計取之以可必之計而待之以可成之功夫如是而後能有立今夫天下之勇夫其才足以相勝其力足以相因奮臂角力以戰其死其勢終日而不能解至其能者則不與之致爭于手足之間而獨裒裒待伺一發而擣其虛中其要害之地而使

之雖有手足之技不能以與吾較夫知是者勝敗之道也故力弱于敵則謀之力倍于敵則乘之力敵勢均則擣其虛襲其所忌而不可戰蓋昔者唐人以河東之地南面以爭天下百戰而無功以朱溫之強親冒矢石與唐人從事于河上不能有河北尺寸之地其力之不足以相制亦明矣譬如兩人終日而博也代勝代負而不決勝者欲罷而負者留之負者欲返而勝者激之蓋終朱溫李克用之

世更勝迭負而卒不得其志至于莊宗力戰
不顧思決成敗而不可得方其盤桓于楊劉
德勝之間蓋嘗蹙而不振矣其後郭崇韜為
之決入汴之策而後天下歸于唐夫梁人之
有汴是猶人之有腹心也使吾之力雖不足
以過之耶一日而潰其腹心則彼手足雖全
而不為用此擣其虛襲其所忌之道也故莊
宗之取天下其要在此而或者猶歸罪于段
凝之區、何異夫披心腹而責手足之不救

也昔者莊宗與劉鄩戰于莘劉鄩趙黃澤乘
虛而襲太原中道而敗乃不能進夫劉鄩之
襲太原是莊宗趨汴之策也彼鄩以謂人得
糧十斛而後可以有成彼誠見天下之勢非
朝夕之所能成其決策不顧以趨太原所以
擣唐之腹心也歟夫莊宗能知其勢而為之
防故唐不亡而梁人唯不能蔽其所忌故莊
宗得志夫古之善戰者觀天下之勢而後戰
從之者此之謂也

唐論上

昔者天下之事嘗患于不得已而為之夫事
至于不得已而為者非其心之所樂而勢有
所迫故也勉強而為之既立而不可變則將
拱手而待患是故古之聖人其深謀遠見所
以憂慮天下之故者莫不備其先為之防曲
為之備使天下不幸有不測之變而吾嘗從
容制之而不亂無鹵莽苟且之計以為後世
之患嗚呼此先王之制後世之所以不可及

欵切嘗譬之世之淺人有居于河瀕而幸水
之不至也則安然而不為之備一旦水至則
徬徨四顧莫知所為于是毀室徙薪而塞之
而後免于沒溺之患然是人也能解目前之
患而退有失所之憂既已失于其初而後將
復之則薪與木者既已習于水而不可動夫
彼其初豈不愛室與薪哉勢有所迫故也故
天下之勢亦何以異于此聖人者惟先見其
害而預為之備而已然豈有他術哉是亦築

防以憂溺貯水以救焚者之智也昔節度之制起于景雲開元之間然其所治者不過于邊方控制之邦而已天寶之亂安史橫行于中原而莫之禁天子兵弱而不能制則其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度既已有功則雖欲變之而不可大抵至德之後天下之兵無慮皆屬於節度之府是以天下之兵仰食于度支賞罰于天子而權歸于將軍天子養之于上而將軍實收其權于下故驅之以不義

之名寘之于可畏之地則俛首尽力而不敢辭及天下既平前日之亂已去而節度之患固已不勝其深矣嗚呼天下之情不可使苟有所安也使安于義耶則吾固無求乎其他使其不義而安之則吾將欲改而不可得彼天下之兵其勢既已如此則人々有當然之心雖欲改之其道無由蓋肅宗之時大盜既平而天子之威不足以大屈天下則其所不能變節度之弊宜無足怪然以憲宗之英明

鋤蕩剗草而卒亦不能一之嗚呼勢之所習
不亦甚固哉蓋嘗以謂唐之末年其君非有
可止之實也夫文武宣之三君其才可與有
為而一時之臣又非皆不可用而其紀綱法
度不湏更而壞蓋其大勢已去雖有絕巧無
所施之矣故唐之患不起于河北之繼襲而
起于節度之有功嗚呼使天寶之際不為是
苟且急迫之制則僖昭之患何自而起而使
吾初不倚節度之功則河北之區、雖欲傳

襲其可得哉

唐論中

天寶承平兵不知戰大盜突起四海震動禦
之無策君播國殘竒舒之敗固無足道者明
皇欲下詔親征而姦臣嬖妾沮撓其事意當
是時天子臨戎其有濟乎愚嘗論之天寶盜
起雖上有昏德聰明杜塞抑當時朝廷無人
矣故為是猖狂不審之謀夫天子臨戎其利
有二天下莫能當而明皇皆不得行之幸而

不行使果行之其狼狽有甚于此者何謂之
利一者壑之以尊名重勢敵人雖強不忍冒
犯順之危而起海上之怒二者天子所統必
天下之重兵選卒天下不能抗也明皇之時
天下之勢其重在西北而京師輕也久矣大
獄屢興縉紳切齒用兵無度百姓怨苦內煽
淫泆荒亂失度尊名之不競也甚矣祿山教
戰久矣其將卒皆蕃戎勁卒非復唐人也彼
惟恐犯順之不深侮上之不快則明皇之于

尊名重勢所不得行之一也天下勁兵皆在
西北藩臣握之府兵既壞天子侍衛長征曠
騎而已有急而募不過得長安市人子而以
之抗燕代之勁騎此驅羊戰狼則明皇于重
兵選卒所不得行之二也親征不可則無策
乎曰知兵者必知敵人所恃與所惡使之行
所惡而遠所恃如是者百戰不殆祿山之利
速戰也所恃范陽也十年教其民千里而用
之其鋒不可當雖太公穰苴必姑避之故賊

必乘其鋒而用之彼惟恐戰之不速敵人之
不我拒也然祿山勢雖強渡河而南則羈客
也故心不固而易搖其恃范陽如豹之有山
林急則必投下以自藏方祿山之南也厚集
潼關之師深溝高壘勿與之戰委河南而與
之是時李光弼郭子儀皆在河北遣一將擣
范陽之虛徃必得志彼進則不得入圍退則
已失范陽獨守空虛之東都不過半年其勢
潰矣此至計也其後祿山既死慶緒北走而

史思明已有范陽慶緒卒困死河朔以此知
祿山失范陽則必弊于河朔諸師也其後史
思明陷東都李光弼牽之于河陽而思明不
能西以此知厚集潼關之師不戰以老之而
祿山無能為也祿山傾國遠闢委其所恃而
不顧固已犯天下之至危而唐之君臣不知
出此唐為無人也夫

唐論下

昔者先王之兵愛其君而後死其將以謂凡

吾所以致力不顧以衛其將者無他焉以謂
吾兵之勝負者非吾將之利害而所繫者吾
之君耳是故功成事立而其君安然享之而
無虞其不善用者則不然其兵死其將而忘
其君方此之時三軍之士惟其將之為聽故
不患將之不足以立功而患乎功成而上不
享其利夫惟欲兵之愛其君而死其將則莫
若兵出于府而將出于衛使將之于兵得以
用而不得以有之方其有事也屬兵秣馬以

問有罪將軍之恩惠雖足以取信于下而士
卒之顧其將非我終身之所仰則雖愛而不
私夫惟愛而不私是故驅之以義則有功而
不可使為不義之行彼死其將而忘其君者
是節度之兵也方是時天子能使其將而不
能用其兵可使征可使戰而不能得其私天
子嘗歛士卒之怨而將軍者實尸養士之恩
嗚呼此豈非天下之大患歟蓋自天寶以來
藩鎮之禍迭起而不可制而河北之鎮天下

指為僭亂不臣之邦棄之而不問以謂是誠
不可得而為也嗚呼蓋亦深思其術哉夫以
漢之時而七國連衡以叛其上而諸侯擅地
天子無有以制之此其為患豈特唐之方鎮
也哉其後主父偃為之一言使得自封其子
弟而漢之君臣無一鏃之費而坐享太山之
安彼唐之節鎮何以異此歟彼傑黠而不顧
肆傲以慢上者是誠何恃而敢為甬哉蓋其
股肱肘臂有為之出死力以為之者使自了

然而自為則吾一將之敵耳故李愬之平蔡
一得李祐則吳元濟束手而無能為矣然一
節度之所領不下數郡之地而我何不遣一
介之乘假賞功之令拔其臣屬之尤才者使
帥其屬城而為之使如是而陰離之使其兵
分地拆則昔之豪黠而難制者不過一二耳
提一空城而守之雖欲不臣其可得哉或曰
彼臣屬將佐安能叛其素所愛耶名為裂地
而謀相通則安在其為利哉是大不然夫人

惟貧也而後肯役于富惟賤也故肯役于貴
故兩貴不能相使兩富不能相下彼其臣屬
將佐之愛其帥者豈有他哉惟其有功能賞
之有才能用之是故恃之以自固使其位有
節度之勢則將反顧其上而疾之何則勢均
位等則必有相疑之心嗚呼使彼誠相亂而
佐則彼安肯安然而遣之者耶使彼過吾命
生疑則吾之計行矣或曰我一日斥其臣
而不行則無乃益召天下之亂乎是又大不

然也夫使彼受命而遣之耶則吾固何求使
彼敢過吾命而不行則反手而內禍及之何
者使人有可以得富貴之門而有蔽于其前
則必群擊而競排之彼一日于行伍之間而
有一節度之權我則顧其私而止之夫如是
而能安者世之所未嘗有也昔者烏重裔為
滄景節度凡屬城之刺客各還于朝廷使得
自隸其州兵嘗曰使二千石各有鎮兵雖有
安史無如之何而河北之所以能拒命正以

能奪刺史縣令之權耳當是時惟重商之鎮
獨稟命受代然則分其地而離其兵者真弱
節度之術也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七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八

書

答汪信民書

來啟上教授汪君足下過符離偶多事然雖
聞車馬嘗見臨而卒不能一到左右也心蒙
深察到家忽使人惠書如見問以文墨事未
于文詞竊嘗好之而不能著也莫知所以告
左右者抑聞之古之文章雖制作之體不一
端大抵不過記事辨理而已記事而可以垂

世辨理而足以開物皆詞達者也雖然有道
詞生于理、根于心苟邪氣不入于心僻學
不接于耳目中和正人之氣溢于中發于文
字言語未有不明白條暢蓋觀于語者乎直
者文簡事核而明雖使婦女童子聽之而論
曲者枝詞游說文繁而事晦讀之三反而不
見其情此無待而然也足下以文章取高科
言語之工妙天下而僕敢獻其陳說則有罪
矣然既以仰荅盛意之辱又因以求教也春

寒自愛偶以連日冗甚修荅不時恕之恕之
不宣未再拜

與魯直書

未再拜學士足下未年十八九時居陳學同
舍生有自江南來者藉、能道魯直名後數
年禮部蘓公在錢塘始稱魯直文章士之慕
蘓公者皆喜道足下僕于斯時固已有願交
之心不幸遭罹憂患往來淮浙間就食以繼
活又得官西游洛陽者三年歷時益多行四

方遠而足下之名益至于予耳最後蘓公以文章得罪而聞足下實與其間蘇公黜官賤走數千里外放之大荒積水之上飡粥不給風而不殺平日之譽德美者皆諱之矣誰復議于蘇公之徒哉宜遂滅息揜抑而莫或言之矣然言足下姓名文章不減于昔而有加焉夫天下人之公議固不可終闕然非有氣勢利權而能使人稱愛于寂寥蔽障之地者非其卓然有人欲掩之而不可得者未易至

也故未之願交之心與魯直之名其深淺常相若也未為丞于咸平者一年矣聞魯直如隔舍如束縛甚固不得輒見夫人之相好者遠而不相及則雖思而心不勞有可及之勢而限于咫尺則夢寐亂何則人之情固不平于理之不當然者未之區一所以不能得見面而至于奉書而請交也夫交者君子之所甚慎而未

惟以少叙哀誠耳不敢以為禮也初暑卜孝
履如何願省哭泣強力自持

未再啟每懷先公平昔相與之誠又聞在嶺
外時失所愛弟天乎有是哉無可言者奈何
呂家諸舅又復不振想時得書也書不盡意

何時面慰臨書預涕

答李推官書

李君足下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
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誦詠愛嘆
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
來稍進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制往往已
有所到也未不才少時喜為文詞與人遊又
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為能文則世自
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未平居飲酒笑語忘

去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
賤之見尊貴此何為者豈妄以耒為知文謬
為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于愛玩勢
不可得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亦
不敢隱其所知于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
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為瓌奇險怪務欲使人
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蚪鳥迹所記強弩之
歌鐘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
善者抑未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

哉能久者固不能以奇為主也夫文何為而
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
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
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
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
以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
工理詘者巧為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
持牒而訟直者捺筆不待累：讀之如破竹
橫斜反覆自中節因曲者雖使假詞于子貢

周字于楊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于
口無一可愜况可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
端急于明理夫不知為文者無所復道如知
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
水于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々汨々日
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于江湖而納之海
其舒為淪漣鼓為濤波激之為風颭怒之為
雷霆蛟龍魚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
水初豈如此哉是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

變生為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
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
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
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于理而欲以言
語句讀為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于易莫
簡于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務哉勢自然耳
傳曰古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
為繁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
不一甚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

古書訓詁希于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不似主于奇矣故預為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投知己書

五月日未謹因僕夫百拜獻書某官未聞古之致精竭思以事一藝而其如不分者其心之所思意之所感必能自達于其技使人觀

其動作變態而逆得其悲歡好惡之微情故工樂者能使喜愠見于其聲工舞者能使欣戚見于其容當其情見于物而意洩于外也蓋雖欲自掩而不可得昔伯牙之所好者琴耳鍾子期坐而聽之而伯牙不能藏其微情夫伯牙之情豈與琴謀哉惟其專意一心以事其技故意之所動默然相授而不自知也來自北角而讀書十有三歲而好為文方是時雖不能尽通古人之意然自三代以來聖

賢騷人之述作與夫秦漢而降文章詞辨詩賦謠頌下至雕虫繡繪小章碎句雖不合于大道靡不畢現時、有所感發已能見之于文字所習益久所親益衆所嗜益深故自十有三歲而至今三十有二年身之所歷耳目之所聞見著于當世而可知與夫考于前古而有得者無一不發之于文字不幸少苦貧賤十有七歲而親病又二年而親喪既仕而困于州縣者十有二年矣其悲憂驚悸煎熬

逼迫之情惟悴萎蒲鬱塞憤滿之氣充滿羨溢盈心滿懷而又飢寒困窮就食以活其妻孥者往來奔走率常數千里西走巴蜀南盡吳會陸困于周秦而水穷于江淮江湖波濤魚龍之驚重山複嶺猿猩猱鼯之出入大夏炎暑流金裂石與夫雷電雨潦之震恐積陰大寒烈風霰雪龜手刮肌之悽愴皆已習見而安行晝則接于起居夜則見于夢寐計其安居飽煖脫憂危而解逼反揚眉開口無事

一笑者百分之中不占其一又觀一世之情
其所矜尚可以自振于貧賤既窮者未素于
其身無有其一故雖出仕四方修身治官廢
幾于有聞而門卑旅薄氣焰寒冷執版趨拜
以見大吏大則罵辱詬責小則詰問凌侮得
其漠然不問棄置其誰何則過而欣然輒自
慶喜其窮愁困塞有不可勝言者又豈独此
哉古之能為文章者雖不著書大率窮人之
詞十居其九蓋其心之所激者既已沮遏壅

塞而不得肆独發于言語文章無掩其口而
窒之者庶幾可以舒其情以自慰于寂寞之
濱耳如未之窮者亦可以謂之極矣其平生
之區、既嘗自致其工于此而又遭會窮厄
投其所便故朝夕所接事物百態長歌慟哭
詬罵怨怒可喜可駭可愛可惡出馳而入息
陽厲而陰肅沛然于文若有所得未之于文
雖不可謂之工然其用心亦已專矣夫文章
之于人心其理之相近與夫二人之于技則

有間矣未之區、蓋已盡佈于此則世之高
明博達之君子俯而聽之蓋有不待夫疑而
問、而後知其心也伏惟某官以文章學術
暴著天下方為朝廷訓詞之臣而不腆之文
嘗欲獎與人誰不欲自達于世之顯人而未
自顧所藏無一不可敢書其平日之文與詩
幾六十卷以辱左右伏惟闕暇而賜觀焉則
未之情誠雖欲毫髮自伏而不可得矣公亦
念之耶

上孫端明書

昔樂正子用于魯孟子為之喜而不寐夫功
名進退之際君子本不以累其心其來何足
喜其去何必愠一樂正子用于區、之魯而
足以悅孟子浩然之懷何也夫天下之事不
如人意者常多而其委曲會合與人同謀者
嘗少故也豈特少哉蓋千百而一遇焉夫人
之修身為善擇地而蹈之者豈嘗一日不願
取諸其身而布之天下哉而世之人視夫賢

人君子之有立于世其心亦豈不願為之奔走而受其澤也此二者宜若物理之所當然者然其行也或止之其親也或間之讒邪間于其前儉巧伺于其後而賢人君子又不肯少屈其意佞仰而有就故憂々乎其勢欲合而嘗難故使夫物理之所當然者一旦更指之為不可遂之會可勝嘆哉由此言之則其萬一有合而得施其用豈不可喜也未生三十有五矣其間執事之名亦久矣方先帝時

群才並進多士滿朝而天下之人指以為正人大丈夫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挺然于群枉之中其進退用舍繫天下輕重者凡七八人而公其一也天下之士其望受賜于公久矣然中間何其屹々乎欲合之難耶今春以來前日所指以為正人大丈夫者翕然四合而至矣公雖優游近藩然聞之道途以為入陪輔弼實在旦暮夫如今日之所用其磊落震動人者皆往時天下之士將至于絕望而不

得見者也今也一旦而盡見之則其喜也是
宜不獨不寐而止也某之家弟來幸得望履
幕下未嘗欣然自負以為辱公之知而某今
也為令沈丘得在使部聞公之將有慶也日
夜喜躍樂頌其事而願有獻焉故不量其愚
且愚喜為執事一道之而某之家世單寒無
勢力自拔于當途而方天下治平賢俊振起
區區之心未能自甘于無用來歲之春公將
有荐其屬為京官某者願沾其一乎夫天下
之士願奔走于君子而君子亦豈一日忘天
下之士哉伏惟察之進退俟命

上蔡侍郎書

丞于大尹非有公事不敢自通姓名于下執
事而丞于邑得贊可否而無專達故脩執事
官屬者一歲矣而不敢以一言自聞屬者邑
僚有自府來者言執事嘗辱問其姓名竊而
自意何以得此豈執事兼愛博取樂于聞善
而有以不肖誤左右者耶其問之也豈其欲

知之也未之羈窮困辱于世久矣遠之者不問懇之者不省一日衰而問之若將憫焉者則未非偶人安能不一啟口哉未生三十有二年弱冠得官欲養其親而愛養者未飽而泣血繼之飄然羈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歸陸走水涉辛勤險艱冒寒暑勤手足所欲不過斗升之粟而嘗苦不足而性又愚魯不習世務屈首于官始亦妄意欲行其所聞而事勢多端不敢畧試親負擔之役而不足于勤服僕隸之辱而不足于賤摩牙者假之以立威辭責者倚之以歸過受侮遭罵瘞不敢較出而坐曹禱以求免歸而對案歎而後食家本淮南仕者數世而浮寄南北求咫尺之上以庇其家者久而不就今也寄十口之飢寒于一官之祿故至其甚辱而不可忍者也痛自勸勵欲勇捨其所仰然退而熟念叅計利害一及其所累則其氣漠然而平是以電勉而久不能去自得官至于今十有二

古史卷之六

年矣其心未嘗一日不出于此世之仕者有
如來謂之困可乎不可執事誠哀而問之耶
其聞來之言也亦且愀然矣古之君子有不
肯屈其身以一毫請于人者有三請而三却
之猶往而不已者彼其心將以明道也則一
毫不可貶于人惟其所欲徵俸于得位而求
祿止于為貧故屢請而不嫌于辱所惡于失
己而求之者謂其私富貴之利也來也聞執
事一言而平生之所懷自獻而不忤于進退

之分則有罪矣惟來之不才所志止于為貧
而所欲未過其分或者猶在可言之域費執
事片言之勞而來之賜足矣干冒台嚴死罪

答李接惠詩書

某頓首李君足下相望近南各有職守不得
相過從甚可歎也人來蒙示書及新詩一軸
書詞疊疊推與過當尤以自愧某家素貧未
壯而孤應舉覓官累于飢寒耳非欲取好官
厚祿以自榮也因循不已頗踐顯美又時于

事幾不能蚤避患禍坐此得謫辱但沾省
過非不欲自奮舉以于世而脫貧者豈坐鈍
弱不能耳亦非內有以自珍而輕世肆志者
若足下所引張范之徒是皆抱奇行異才視
一世之禍福為不足以易其所有者僕何足
以與是哉詩軸已三閱之矣韻格清奇詞藻
俊發其于用事尤精穩足下齒少而已能爾
何可量哉唐人作詩用思甚苦而所得無多
至有終身習之而但一章數句便名世者何

足下取之容易而用之不既也歎仰歎仰雖
未得熟接話言然觀書與詩亦足以畧測足
下之好惡矣胷中所有無乃欲玩而藏之以
待價歟將持此以求售歟斯可以似非售之
道以時自重不宣

荅杜銜書

未啟罪垢謫官于此多病懶放舊學荒廢無
以見賢俊故久不果奉謁而足下意益勤而
隆珠玉又副以新文一軸披讀累日不勝欽

仰試誦所疑其一篇曰非季札夫季札何可
非也札之達于禮樂蓋孔子之所與而其人
之賢則非管晏叔向子產韓厥所可及也然
則其于辭受之際宜亦至矣彼其辭千乘之
國于爭奪之世蓋欲制行以高天下而教後
世將以愧夫盜據竊取而使亂臣賊子之禍
少息焉使季札受亦可辭亦可而卒辭之者
亦行其志云爾夫豈有所不可哉夫季札非
忘吳也豈不曰國之存亡廢興天也非人之

所能為也昔孤竹君以國與叔齊叔齊讓伯
夷而卒皆逃去入周不反其國而孤竹之後
不聞有興者而孔子論二子曰求仁而得仁
未嘗罪以亡其國也夫子之不非夷齊則季
札之不得罪于夫子明矣足下試詳思之世
之貴王衍以器用言之譬如玩好間一物耳
未可格以法度也愚以謂季札為不可非王
衍為不足非也三傑贊文字豐褥布叙詳密
有作者之風更加老成則無可議辱問甚勤

不敢不書

再答杜銜書

承諭鹽、似未達鄙意嗟乎季子讓國幾千
餘歲歷數聖賢未嘗有說獨見黜于吾子蓋
夫子謂後生可畏者夫季子之不肯受吳直
是不欲有國耳故其言曰願附子臧之義彼
視棄千乘之國如草芥亦必有樂乎此而易
彼者苟求其所以讓之、名則壽夢欲越諸
兄而立季子固不可也至餘昧卒而子僚之

才亦足以君國則季子不得廢嫡而立孟子
曰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故益伊尹周公不
有天下此札之所以必論者惡亂君臣之大
分也季札之于道德其深矣哉吳屈庸曰季
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可謂知其心矣孟
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則自夷齊以
來札一人而已所謂聖人之清者也夫豈在
所默哉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則古之論
存古廢興未有不言天者非幸不幸也孤竹

之君欲越次而立叔齊叔齊辭之可也伯夷
長當立而辭之何哉商人世及則叔齊將以
次亦當立也而夫子初不論此直曰古之賢
人也其意可見季子之聽樂其于禮樂之際
深矣其于辭受必不草、更宜詳之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八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九

墓誌

龐安常墓誌

余嘗以謂醫之在天下其資生民之用蓋與
穀帛等窮怪世之工其道者何少也自三代
以來至今以醫名世者多矣其為論說方術
大備矣又嘗怪夫世之醫者皆忽而不學大
抵從里閭俗師其治病苟不殺人衆已指為
良醫矣使孝子慈孫不能無恨于疾苦之際

者以此也可不悲哉余少多病世之醫往
與之游率按前人成說而用之未有心得而
能原其所以說者也蓋醫之為道推本天地
陰陽經紀寒暑日星考驗國土山川而人身
外則骨節脈絡腧穴內則臟腑焦鬲井谷其
出入會通之變甚多且微非夫致至精之察
不惑之知不足以盡之而世醫不以術易衣
食者鮮矣何暇及此哉宜工之者寡而古學
之廢也意必有聰明微妙之君子憫茲學之

不振悼生人之疾痛獨治其道修其術而莫
或知之者焉紹聖丁丑予得罪謫官齊安而
得蘄水龐君焉其于醫殆所謂聰明微妙者
也君諱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其在孕時
頗有異及有兒讀書俊警絕人一經目輒終
身不忘鄉黨竒之其父諱之慶號高醫年老
且病君問醫于父、授以脈訣君曰是不足
為也獨取黃帝扁鵲之脈書治之未久己能
通其說時出新意辨詰不可屈父大驚君時

未冠也己而病聾君曰天使我隱于醫歟乃
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
涉其道者靡不貫通時為人治病有奇功
率十愈八九而君性愷悌明豁好施而蕪于
是有輿疾自千里踵門求治者君為闢第舍
居之親視饘粥藥物既愈而後遣之如是常
數十百人不絕也其不可為者必實告之亦
不復為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來謝不盡
取也戊寅之春余見君于蘄水山中深衣幅

巾延客坐堂上視其貌偉然聽其議博而不
繁妙而易曉告余曰世所謂醫書余皆見之
惟扁鵲之言深矣蓋所謂難經者也扁鵲寓
術于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自求之
歟余之術蓋出于此以之視淺深決死生若
合符節且察脉之要莫急于人迎寸口是二
脉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
等凡平人之脉人迎大于春夏寸口大于秋
冬何謂人迎喉旁取之內經所謂別于陽者

也越人不盡取諸穴之脉但取手大陰之行
度魚際後一寸九分以配陰陽之數而得關
格之脉然不先求喉手引繩之義則脉尺寸
陰陽關格之所起寸四倍于尺則上魚際而
為溢故言溢者寸倍尺極矣溢之脉一名外
關一名內格一名陰乘之脉曰外關者自關
以上外脉也陰拒陽而出故曰外格陰生于
寸動于尺今自關以上溢于魚際而關以後
伏行是為陰壯乘陽而陽竭陽竭則死脉有

是者死矣此所謂寸四倍于人迎為關陰之
脉者也關以後脉當取一寸而沉過者謂尺
中倍于寸口至三倍則八寸而為覆故言覆
者尺倍寸極矣覆之脉一名曰內關一名曰
外格一名曰陽乘之脉曰內關者自關以下
內脉也外格者陽拒陰而內入也陽生尺動
于寸今自關以下覆入赤澤而關以前脉伏
行則為陽亢乘陰而陰竭陰竭亦死脉有是
者死矣此所謂人迎四倍于寸口為格陽之

脉也經曰人迎與寸口皆盛過四倍則為闕
格闕格之脉羸不能極天地之精氣而死所
謂闕格者覆溢是也雖然獨覆獨溢則補瀉
以生之尺部一盛瀉足少陽補足厥陰二盛
瀉足太陰補足少陰三盛瀉足陽明補足太
陰皆二瀉而一補之四盛則三陽極導之以
針當盡取少陽太陰陽明之穴脉靜者取三
陽于足脉數者取于手瀉陽二當補于陰一
至寸而反之脉有九候者寓浮中沉于寸闕

尺也且越人不取十二經諸穴直以二經配
合于手太陰行度自尺至寸一寸九分之位
復分三部中有浮中沉以配天地人也又
曰中風木傷寒金濕水熱火溫病起于濕
則土病土病而諸臟受害其本生于金木水
火四臟之變也陽浮陰濡為風溫陽數陰實
為溫毒陽濡陰急為濕溫陰陽俱盛為溫瘧
其治之也風溫取足厥陰木手少陰火溫毒
專取少陽火傷寒取手陰金手少陰火溫

溫取足少陰水鄉人皆謂我能與傷寒語我
察傷寒與四溫之變辨其疑似而不可亂也
故定陰陽于喉手配覆溢于尺寸寓九候于
浮沉分四溫于傷寒此皆扁鵲略開其端而
余叅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
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焉君為予言者尚多獨
著其大者又曰予欲以其術告後世故著難
經解數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臟之宜秩其
職位官其寒熱班其奇偶以療百疾著主對

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脫遺備傷寒之變補
仲景傷寒論藥有後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
嘗試有功不可遺也作本草補遺一卷吁其
備矣余問以華佗之事君曰術若是非人所
能為也其史之妄乎未嘗病風痺數年餘苦
未盡瘳君切脉曰臟病傳所勝君之疾肝傳
于脾、氣欲運而肝制之也去木邪行土
氣而後愈因授余以方少焉疾有間又曰一
方不可瘳當增損之以應疾時、致方與藥

之難得者察君于予盡心焉見君之歲是冬
而有痼疾作明年春而劇門人請自視脉君
笑曰予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脉也余胃氣
已絕死矣因盡屏藥餌忽為韻語數句授其
婿魏淵蓋超然達者語也後數日與客坐語
而卒年五十八時二月初六也君性喜讀書
聞人有異書購之若飢渴書工日夜傳錄君
寒暑疾病未嘗置卷其藏書至萬餘卷然皆
以考醫方之事晚好佛學蓋有得焉以是年

閏九月二十七日葬于蘄水龍門鄉佛圖村
君曾祖諱慥祖諱震及父皆不仕娶陳氏生
二男子曰璿曰琪皆篤孝修飾二孫曰仲容
叔遠三女已嫁魏淵郭迪陳翔其壻也各舉
進士君臨終以書遺余若託以銘其墓者嗟
夫余名微位卑又方得罪于時何足以為君
重然君嘗有德于余且其孫必以見囑不得
辭也既銘其藏又著所嘗治而愈人所傳道
者更刻于碑陰且以為法銘曰

生民之病堯舜是醫惟周與孔世之良師遘
痛于身和扁善治惟民與身同一矩規倚歛
庖君有見于茲獨顯以方用不大施孰疾于
衷孰毒于肢有來求余徑取無遺飲酒著書
終身遨嬉欲知其仁弔者垂涕即化而安不
爽厥知有考其書銘以昭之

歐陽伯和墓誌

君歐陽氏諱發字伯和廬陵人太子少師文
忠公諱修之長子也為人純實不欺內外如

一淡薄無嗜好而篤志好禮刻若于學安定
胡瑗掌太學號大儒以法度檢束士其徒少
能定之是時文忠公已貴君年十有五師事
瑗恂恂惟謹又盡能傳授古樂鐘律之說既
長益學問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
自書契以來至合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至
天文地理無所不學其學不務為抄掠應目
前必剖剖根本見終始論次使族分部列考
之必得之之必可用也嗚呼其志亦大矣然

其與人不苟合論事是非遇權貴不少
屈下要必申其意用是亦不肯輕試其所有
而人亦罕能知君者而君之死也今眉山蘇
公子瞻哭之以為君得文忠之學漢伯喈哥
茂先之徒也初以文忠公恩補將作監主簿
三遷為大理寺丞賜進士出身勾當節場遷
光祿寺丞賜五品服勾當京西排岸司又遷
殿中丞官制改為奉議郎監粳米中第七界
俄權少府監丞遷承議郎某年月日卒享年

四十有六積勲至輕車都尉君為殿中丞時
曹太后崩詔定皇曾孫服制禮官陳公襄疑
未決方赴臨召君問其制君從容為言事在
杜佑通典甚詳襄即奏用之是時方下司天
監討論古占書是說同異折中為天文書久
未就而襄方總監事即荐君刊修君為推考
是非取舍比次書成詔藏太史局襄因奏言
舊渾儀壞不可用而後所造新儀考之又
不合願付君詳定詔從之本朝自至道中用韓

顯符渾儀其後司天官周琮于淵加黃道熙
寧中舊器壞詔沈公括更造括以其意增損
之器成數年未能定與浮漏景表不應君較
三家考古注又自因事立制先為定儀奏之
神宗召君問曰浮漏以玉筒下水者當堅久
也君對曰玉不如銅沈括常用玉今下水比
初加速矣上以為然遂以君法鑄新儀漏表
集其說號法要其後有附括議者訟于朝詔
再定卒行君說訟者亦服焉君治官無大小

不苟簡所創立後人不能更其著書有古今
系譜圖國朝二府年表年號錄其未成者尚
數十篇夫人吳氏故丞相正憲公克之女封
壽安縣君男一人曰憲滑州常城縣主簿女
七人其四人皆早卒一嫁樞武安軍節度判
官蘇京次嫁承務郎王景文亦卒次尚幼孫
一人延世曾祖諱某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
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李氏封吳國太夫
人祖諱某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追封鄭國公祖妣鄭氏封韓國太夫人初文忠公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累贈太師追封兗國公妣薛氏累封安康郡太夫人元祐四年十一月甲子葬君鄭州新鄭縣旌賢鄉劉村文忠公之兆而憲來求銘銘曰
嗚呼伯和父學不欺其志而不以為利非不售之畏而不知之愧豈與世為懟其將有所耻云誰之似惟文忠之子

商屯田墓誌

公諱孫字 淄川人曾祖重進祖文俊皆不仕父餘政贈大理寺丞君登景祐元年進士第為萊蕪單父縣尉臨沂縣令知下邳縣簽書平定軍判官事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襄邑縣卒年五十至和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也階至承事郎勳為騎都尉君少博學為文詞豪健貌魁傑嚴整不可犯而平居樂易長者也單父多盜君以策鉤獵梟絞且盡盜怨

毒入骨罷官還鄉次大澤中夕有叟來語
曰林中有惡少年十數搯利兵而伏期今日
必殺單父尉是君非耶君從者懼欲亡去公
執弓矢徐出有大木去百步許望之中有空
焉公謂其人曰我為若射彼空者再發皆中
之林中惡少年大懼爭先遁其治下邵決訟
多辨諭勸說之不盡臨以法民始闢怒中忽
嘉悟相與請平者常十七八老猾吏旁瞪視
不得刺手父老戒子弟曰若忍犯此令乎韓

富公守青州聞其治狀教委公決難事始君
為包孝肅公知韓忠獻公器公見必訪以世
務而公無所苟合貴人終不肯出氣力引孳
之其骨中不少槩見而死矣先妻劉夫人繼
室王夫人封壽昌縣君三男子皆已卒一孫
求之舉進士女二人曾孫一人尚幼公之從
子太學博士倚以元祐八年十月日將葬公
淄川萬年之原以二夫人祔而博士又以公
之爵里行事告于著作郎張耒曰子史官也

凡世有善而無傳則有子有罪未不敢辭乃
為詩使刻石墓中曰

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或
宏其聲而中乃朽竅實靡計孰味孰昭有淄
商使甚畜不施時棄其直則已光輝彼不人
遂位下固宜畜不使年造物則奚

劉承制墓誌

君劉氏諱克字安道開封人娶宗室女補右
班殿直四遷為內殿宗班騎都尉致仕今上

即位以恩遷內殿承制年五十元祐二年二
月某日以疾卒嘗監許田太康二縣酒稅用
舉者監真州船塢待制李肅之守慶州辟公
隨行又勾當安肅軍榷塢用舉為霸州船魚
巡檢徐州兵馬都監其在霸州卒有謀叛者
發有日一州無知者君獨以察得密白守驗
實斬之微君幾擾間罷官居京師官府有煩
使時猶奏遣君至輒辨用此能自遠于名
卿大官故其居官多薦之者其為人勤敏當

官不避事頗知書矜持自喜有足賢者也曾
祖某官贈某官祖某官贈某官考某官贈某
官夫人鄧州觀察使從贄女二子俟左班殿
直保舉進士葵開封府某縣某鄉之原實某
年月日銘曰
仕則有稱既憊而休不瑕孔修以息茲丘

吳大夫墓誌

公吳氏諱 字德仁龍圖閣學士贈太尉
諱遵路之子也太尉為時名臣公少以父任

補太廟齋郎年四十六以虞部員外郎知彬
州官罷歸京師即上書請致仕方是時上自
執政大臣下至搢紳士大夫凡知公者相與
出力挽留之不聽蓋始聞而驚已而皆歎伏
以為不可及相率賦詩飲餞于都門公既謝
仕歸蘄春有薄田僅給伏臘公臨溪築室種
花釀酒家事付子弟一不問賓客有至者不
問賢愚貴賤與之飲酒必盡醉公或醉卧花
間客去亦不問也客有臧否人物公不酬一

語促左右行酒客不得卒語人皆愛其樂易而敬其高凡見公者皆欣然忘其鄙吝為嘗有貴客過公而飲公酒酣而歌以樂器扣其頭為節客亦不以為忤其放誕乃如是平生視財物如糞土未嘗與人較多寡太尉薨時其妹孀輒以家錢數百千貸人其人不能償公哀之曰是人有母聞之將重其憂乃召其人諭之焚其券常有客為公治田事二十年謝去見公欲計之公取前後文書示之乃未

嘗發封盜夜入其家公覺之不問公且取其被公謂盜曰室中惟所欲大寒幸舍吾被凡見公外者徒知其真率曠達至究觀古今治亂成敗人物之賢否臧否其中了然甚察也其積官自太廟齋郎至朝奉大夫勳至護軍賜至三品服歷官自監西京竹木務簽書淮南判官廳公事監真州權貨務通判池州黃州乃知彬州其治官主于忠信仁厚故所不有稱哲宗朝有荐公者詔落致仕赴闕而公

堅卧不起卒年八十四崇寧三年四月十一日也初公感疾即閉閣謝藥物至屬纊不亂或言公少遇異人服其藥故壽而康寧亦其潛德美行不完其位故下享其報如此公娶張氏繼李氏封德清縣君三男子曰禧早卒曰升曰奕皆舉進士四女徐暨張之儀徐閣喬彥博其壻也是歲七月某日葬公蘄春縣永福鄉新安里芙蓉山以李夫人祔焉曾祖諱文大理司直祖諱叔尚書職方員外郎秘

閣校理贈尚書右丞升匍匐乞銘于譙郡張未熟公之名迹且愛慕之無窮則銘之也
實宜銘曰

吳公出延陵以國為氏而始居京師者自司直君老于蘄今其子孫遂家蘄春嗚呼德仁夢幻斯世遽序其身寓百年于一醉兮不以萬物易吾之真人何足以知之抱所有以滅泯殆古所謂得道逍遙御風騎氣之人歟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九

張右史文集卷第六十

墓誌

昔居京師常遊西岡錢武昌卽中之
第時同會者河東柳子文與錢氏三
子夏中余出京今纔半年而昔日所
遊者或東或西有不知所如者古人
所謂俯仰之間已陳跡者歟

李恭軍墓誌

公諱慶道字深之吾先君子之友也自言系

出唐太宗皇帝五代時有諱澄者嘗為梁使
閩遂居晉福之連江故今為福唐人公性別
特耿介不群少孤貧自力學問記覽淹博工
于文辭未少時猶及見其賦篇其文瞻龐雄
放屬比精切一時望士皆慕與之遊名聲絕
單行矣五舉于鄉中治平四年進士第初調
陳州南頓尉更成州同谷處州縉雲泉州德
化令建州浦城丞南雄州始興令最後為興
國軍錄事參軍以卒令同谷時公與轉運使

厚善知州孫京不法欲因公自託公不可京
怒所以摠公萬方卒無所得然猶以公坐免
縉雲有女子徐自號菩薩家有井詭言能治
病趙清獻守杭亦信之嘗求其水由此群無
賴為倡議聲動數州所居成市公怒捕徐杖
之塞其井初清獻聞之大驚無幾何徐氏生
子遂皆服福建轉運使賈青繫福州衙前數
輩劾其盜監以贓必欲論死獄成不引伏公
令德化以獄屬公、緩其獄竟青去部卒出

之始公知其寃欲直之既而思曰直之則青
怒必以獄他付誰不畏青者則此數人無類
矣姑緩之而覲其去卒如公計焉浦城民有
自稱徐偃王之神頗動衆公捕械繫之民初
不懼猶陳說鬼怪一邑惑之公以寘于法始
興嶺外小邑前令多以富歸公罷無南中一
物束書而還始興人至今道之其在興國公
已老且倦遊矣猶力治曹事無所苟數年反
重囚得免死者甚衆罷官而子授為鄂州武

昌尉迎養公于官卒年七十五公性純孝信
厚不逮事其親每忌日則涕泣感慕戚見于
色撫兄弟之孤過已子平居雖與僕妾語必
誠必信既老且病猶不廢書時與賓客飲
酒賦詩其詩句甚工然多悲壯感慨聞者哀
之有文集十卷藏于家先娶林氏繼室龔氏
先二年卒三男子據抗援據早卒抗援皆有
文行援舉進士中第矣三女嫁趙僕何韻陳
任五孫其二男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武

昌樊山之原舉二夫人祔焉曾祖郁故贈虞
部員外郎祖汾故贈工部員外郎父餘慶故
贈屯田郎中始公與其兄載之皆友來之先
人相好也未嘗從公于姑蘇之學宮故公之
子姪往往獲交焉諸孤以銘屬我宜也銘曰
堯理之後氏李子唐宗赫赫自成紀惟澄胃
出貞觀帝使闕不歸連江止猗欵深之文有
斐內懷剖方志孔偉六遷州縣臨輒靡力抗
豺虎傲爪齒讞疑伸枉脫垂死械神鞭佛破
訛詭彼民于我父母視我有甚富見無幾豈
其愛之莫吾以樊山之藏非其里後望武昌
白公始

王夫人墓誌

夫人王氏曾祖馮事太宗真宗為執政號名
臣祖睦尚書司勳員外郎父乙尚書庫部員
外郎庫部主簿于咸平時夫人年十六丞相
晏元憲聞其賢為子虞部君娶之夫人家中
微起嬪相門能以禮自持接上下有則堂無

姑夫人宰家事內外無不允者元憲嘗曰吾
無憂矣夫人寬裕而好禮簡儉而樂施夫族
有負市場錢百萬者夫人為出所有償之次
子方提孩其伯父以為己子奏得官後伯父
失官子未官夫人曰吾子可教取補牒還之
以虞部升朝封春安縣君又以長子恩改封
崇德縣太君而元憲薨時仁宗臨奠面賜冠
帔生三子長某朝散郎次溱先夫人卒季姪
左班殿直監黃州酒稅樂善好學敏于為吏

職從予游甚善也方夫人疾草姪嘗剖股肉
以進三女長嫁其次嫁其孫男十一王氏舊
為霸州文安人自司勳始居開封之咸平今
為咸平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頴昌陽翟舊學鄉
舍于虞部之墓姪求銘于予銘曰

隱而聞于顯微而立于貴吾何為哉終始吾
義有子而孝歸從其良儀爾山川德音不忘

福昌縣君杜氏墓誌

某先君之執友曰長沙李公夫人諱竦與先君生同年其應舉得官游宦四方禍福淹速多相似也某為兒童時兩侍先君遇公于京師其出入游處必相與偕其議論談笑率常

自旦至夕繼之以夜其僕後至憊言不能支而兩公未嘗倦某時竊聽之則其是非好惡十嘗同八九已而別去則兩家之書問必以時至蓋李公之與人其傾倒笑言若無不可而于節義廉耻之際其彊禦甚嚴且固也先公前公且十年歿而公晚稍被任使屢使諸部卒以無所附離大不振顯也元符二年某得罪謫官黃州而公子之子廷老寓書狀以其母杜夫人之行來求銘其墓蓋後公之卒

又十餘年矣嗚呼先君同時之人盡矣昔之
見曹皆以班白矣而某又得罪聖世幽憂無
聊不得齒于平人其閱人之盛衰存亡未嘗
不動心悲懷不能自己其尚忍聞其不幸而
銘其墓哉雖然不可已也姑次序其狀夫人
洪州人天章閣待制諱杞之女天章在仁宗
時號有風力名臣夫人生貴家自幼嚴飭好
禮不妄笑語天章公為擇對久之迺以歸李
公而姑朱夫人老且病又素剛人少能中其

意而夫人在旁輒勸公之弟妹未婚姻者夫
人斥所有為成之無所愛也李公素貧不治
生事夫人為均節其有亡以濟由此李公之
仕宦得以直己行義而不累于私以李公登
朝恩封某縣君既寡居乃歸心于佛奉其教
讀其書若有得焉紹聖五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終于道州司法叅軍楚老之官舍年七十
曾祖某、官祖某、官二男子長廷老衡州
衡陽令次楚老四女嫁太博學士虞贇福建

轉運判官檀宗臣大理正張近衡陽縣令關
沅孫男女九十有六以元符二年十月葬夫
人于荆門軍長林縣白陽縣李公之墓銘曰
惟婦之德順以莊既莊而和順以方夫人蹈
此有耿光而享不豐後其昌

李夫人墓誌

故大理寺丞王君諱安之夫人李氏真定人
也司空贈尚書令韓國公謚文正諱昉之曾
孫金部員外郎贈禮部尚書諱宗諒之孫工
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尉諱邁昭之子也
夫人年十有八歸大理君性純孝敏靜
其事舅姑能先意集事飲食衣服非經其手
不以薦而舅姑亦曰非新婦所為吾食不甘
服不安也宗黨相教以為法夫人之舅與其

從弟同時拜天章閣待制從弟家治黃金帶
為燕服夫人顧舅家貧不可得悉其匿中物
為金作帶藏之待制出守陝州盛服燕客夫
人出帶使大理君獻之而家人初不知與其
夫處如賓客骨肉有不至必面規切之退則
更譽其善故聞者信而不怨大理君通判夔
州卒于官一男始生夫人獨護其喪還京師
道峽中舟敗舟人捨舟而逃夫人正色叱之
命取樞孳兒以免然家無長男子道遠從者

慢夫人輒能言之官府鞭罰之以寡婦行艱
危數千里無敗事而內外始知其才非獨辦
婦人常職而已也既寡居杜門雖父母家至
有時留之宿不可曰吾非間吾親顧年少子
幼理可畏也子長躬教督之慈而不驕予以
有立今丞相范公之配英國夫人大理君之
妹也英國幼時得危疾久未平夫人晝夜調
護有恩意英國歲時躬省勞之良厚以相府
恩錫夫人命服元祐四年夫人年七十矣得

疾不肯御藥物家人固勸之夫人曰吾無不足者又獲託死于英國求生何待也左右趣為我沐浴更衣遂卒五月二十四日也一男曰約宣德郎四女長嫁温州錄事參軍劉損次嫁奉議郎權通判火山軍曹繁次早卒次嫁殿中丞鍾離景圭前卒是歲六月七日合葬夫人于開封府開封縣大邊村之原大理君之墓譙郡張耒曰嘗讀太史公書見其為滑稽日者作傳而不著列女孔子叙詩首關

睢著后妃之德夫女德王化之本也豈小補哉顧隱沒不稱而賢賤士末術于勸善未至也惟夫人之德之才其于死生之際蓋知之矣此士大夫之所難而可以無傳乎于其葬也而銘之曰

有夫其業既業既實既韜既佚而以始卒諏良窾吉殯夫子穴是謂大畢

張夫人墓誌

中散楊公諱希元夫人張氏亳州譙縣人贈

禮部尚書諱成之曾孫禮部侍郎諱傳之孫
贈太常博士諱彭之女也夫人秀美惠和治
女工精工絕人內外宗族無與比早孤母燕
夫人篤愛之曰有男子如吾女者乃以歸之
媒妁日走門燕夫人輒揮之曰吾女非若輩
偶時中散公與夫人之叔為寮來請婚燕夫
人素聞中散公賢又竊竒其狀貌為有福祿
者曰是足以當吾女矣遂歸中散公夫人既
歸楊氏其宗族敬愛之如一夫人仁愛慈淑

出夫性柔聲怡色無絲毫忤人意其于姑忌
生不知有也年尚少能淡齋戒奉浮屠不治
婦女玩好年三十六歲感疾少間召其家人
婢妾環坐酌酒飲之勸撫之如他時皆喜曰
吾夫人疾且起俄而正衣起坐家人驚問之
已卒矣後二十七年當元祐三年而中散公
卒諸孤迎夫人之柩于京師是歲九月丁卯
合葬鄭州管城縣懷恩鄉神崧里先塋之次
始以中散公登朝恩封壽昌縣君迨封清河

郡君子四人彥真彥齡皆宣德卽彥臣慈州
吉鄉縣令彥章絳州太平縣尉五女長嫁左
班殿直李祐次嫁左藏副使曹譜次嫁朝奉
卽程復次嫁大名府魏縣主簿王需次嫁河
南府登封縣尉李昂孫八人長達次邁皆太
廟齋卽餘尚幼夫人于未為從姑故諸孤屬
之銘曰
擇所宜從初艱其歸既遂其良身先之萎匪
謀不臧天實戾之於穆夫人令德婉婉物皆

但終獨裕其逆惟昔弱子衣冠頎逾二十
年以喪而歸鮮原靡從于君子有蕃其承
視此松梓

王仲儒墓誌

河南王雯者齒少篤于自修好學而能文余
聞之而未見也紹聖四年余以罪戾謫官齊
安一日有客墨衰造門視其謁雯也見余則
泣而言曰先君與子舊矣雯不幸既孤將葬
而無詞以刻先君之墓敢以是屬諸子某曰

余嘗見朝奉君于京師其深者某之陋所不
敢知而其粗與夫衆所譽者竊聞之矣不曰
篤躬好學而廉儉者欤敏于為吏愛民徇公
直己不撓于權者欤然其人厚于實而薄于
名豐內而廉外世之君子未必知之余嘗辱
聞焉則屬銘于我固宜謹取其爵里行事叙
之曰君曾祖諱恪西頭供奉官祖諱淮越州
諸暨主簿贈太常博士考諱起尚書屯田員
外郎秘閣校理贈左中大夫君初補太廟齋

郎調陝湖府城縣尉又為澠池安邑二縣主
簿河中府猗氏縣令改宣德郎監解州鹽池
兼知縣覃恩遷通直郎賜五品服知孟州溫
縣遷奉議郎加武騎尉管勾京北排岸司遷
承議郎加雲騎尉監京米倉遷朝奉郎知德
州加飛騎尉紹聖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卒于
官享年五十以其月某日實奉君之喪葬于
河南府某縣某鄉某原以夫人楊氏李氏祔
焉銘曰

君諱仲儒時中其字世河南人河清其里以
蔭筮仕湖城是尉湖廢官罷番君一歲實惟
相緝從湖民志其在安邑涌水于野邑人走
祠君鞭而罷後令猗氏有愛其民既去十年
見之如親實其耆老以謂子孫民居侵遠使
者議毀君舒其苛一道是賴安邑賈監氏富
悍豪君教之學獎禮其髦孝秀聿興鄙悖滋
消西民譚師履產輸泉君力弛之鰥寡用安
令溫治盜日始安之勿浚其姦吏逸民嬉盜

悔而耕厥壤大滋邑豪坐獄重賂而逸君以
奇購唾手則獲君之去溫其民涕留耆老百
千聲言于朝惟河內溫邑聯部異河內有請
假君決事後守德州河溢而驚羈民流殍所
活萬數伍長悍驕其將笞之長以衆逃斥將
之疵君謂長叛首寘于罪貸將不問境為無
事一時持權爭欲用君勉之比周君為不聞
云何不淑五十而債君凡三娶皆有婦道粵
初氏楊其父曰慥繼李父周學士集賢今夫

人陳如黨稱焉劉時張闔又楊克中壻其三子惟德之同君三男子惟雯在耳進士登科甚歸而藝陶牙之原鬱乎松楸乘者下之君子之丘

吳天常墓誌

公諱天常字希全河南府洛陽人惟吳氏之先與周同姓至越入吳子孫散居四方以國為氏公自祖考始占籍河南之洛陽公少貧不治生產以氣節自許力學問河南大府號

多士而公自少已知名里中而舅建寧軍節度使王正倫深器之以正倫死事恩為郊社齋即調濮陽縣主簿又調舒州司法叅軍郡大猾章氏數犯法繫獄其勢能得于有司公論正其罪流之一郡畏伏遷泗州盱眙縣令守筭病人死公當復驗而前驗官言死者不病公將直之守以利啗公欲得如前驗公謝守曰我受公恩固善如死者恨何卒直之守為得罪知洪州奉新縣奉新號難治訟者或

先以釘貫其足以脅有司公畫巨釘于市令
之曰釘必如此則受訟乃稍變俗知彭州永
昌縣轉運使范公純仁深知公是時方變差
科為免役錢公原究蜀役法利害講之至精
後以書見王荆公荆公召公議于司農寺時
欲舉江西役法行于蜀公曰蜀不足于地江
西不足于民利害異宜恐不可行主者是公
議久之安所陳浸忤遂罷歸審官院調簽書
鎮南軍節度判官丁母憂服除以便親調蘄

州蘄口鎮都大監轄俄丁父憂服除通判無
為軍公諷軍守興庠序勉士以學部有禁池
官專利民多冒禁公為立法公私便之而犯
者鮮改通判鼎州以朝命按知誠州周世隆
帥司部使者皆欲致世隆于罪公言世隆習
變事且未嘗有罪論執甚堅卒免世隆人以
為難辰州有軍事以公攝守公之官見屬縣
吏部夫千餘挽木山間公曰方春役民妨農
耕悉罷之公至郡蠻酋繫獄者公諭以朝廷

德意盡遣之皆感泣而去公因言自誠州抵
融州道新通請每三十里建一佛寺擇僧知
蠻情者居之諸蠻信佛平時可使入蠻與之
習熟有警可用以間牒而佛舍可因以儲糧
其利邊甚大朝廷許之後為諫官丁陳言不
當廢誠州為軍頃蠻所以叛者蓋雖輸款
而未嘗去巢穴一失撫循則亂稍內徙則定
矣雖不致州尚可安事廢州乎是時方議後
法有訪公者公陳三事以謂州縣之役莫重

于衙前今雖易顧為差衙前數之多寡與役
之優重請守熙寧元豐之舊毋輒改又言鄉
差于分類不知書計勢必雇人代者必要厚
價請官為立直又言縣所積免役錢請皆納
州或輸旁郡戶部皆奏行之用薦者除知宿
州時荆門新復軍擇守乃以公為知軍宰相
召公郡堂諭以擇才之意軍久廢百事圯毀
公至為興起弊敗必使完好可將久不為苟
且計人至今頌之俄知沅州其去荆門人為

立祠歲時父老率子弟拜之公既習知蠻情
其治沅務安靜嚴守脩撫溪獠久之奏請出
巡邊防軍行有告帳下謀變者公獨保其不
然罪告者卒如公言又檄諸縣寨使察游民
與蠻交易為嚮導者捕之俄復知辰州公去
沅如去荆門而辰之吏民與蠻酋皆相賀曰
我公復來矣蠻相約無犯邊郡為無警辰民
春夏多疫公訪醫工親視藥物人賴以全甚
衆乃立學校勸以讀書人皆服從風俗為變

朝廷既知公有功南邊將用之矣以病求告
卜居蘄州金沙溪上家藏書萬卷有以自樂
泰然也公喜讀書于書無所不觀自少至老
未嘗一日廢卷至其闕居好之尤篤有詩集
三卷奏議三卷紹聖四年八月六日以疾卒
預治終事至屬續精爽不亂享年六十有一
公曾祖延慶祖諱澤皆不仕考諱英以公登
朝恩授大理評事累贈朝議大夫三男子長
忱太廟齋郎仲惇未官季悟假承務郎皆以

進士知名三女長嫁萬載縣令黃公孺次嫁
進士胡世南季嫁寧州錄事參軍譚康世公
自濮陽縣主簿積官至朝奏大夫積勲至柱
國公為人厚重寬博達于為吏官無大小所
臨必有績當其有所建立必得所欲而後已
或以利害怵之不顧也其仕宦多往來南邊
故深知溪洞諸蠻所以治亂有所措置後不
能易然考其大體本于安靜寬簡不為苛擾
而頗立隄防明條教期無亂而已不微有功

也君子韙之公少嘗從丁寶臣學寶臣異其
才薦于歐陽文忠文忠稱焉既仕則不苟取
知于人而一時賢公卿咸知之獨是正憲知
之尤深而公自重不輕就人故雖知之不絕
出力而公才見于世者如此而已也其孤將
以元符元年八月二十有一日葬公于蘄春
縣安平鄉黎企里故先夫人之兆而合焉夫
人程氏有賢行封文安縣君前公二年卒云
銘曰

其直非以為訐其和非以為悅也獨盡力于
為吏無劇易必達也其至民以為賜其去民
以為奪也既或知之矣乃揜而不發也進齋
而退果而後知公之節也安平之丘公藏唯
初尚語後人洛陽之吳也

潘奉議墓誌

齊安有君子曰潘昌言其學也正其言也文
其家居篤于孝悌其為吏清刻苦而為政本
于惠下愛民至大吏勢力能寒熱人者必與

較義理一毫不為屈其為人務內而簡外信
己而不求人知而人之知者必皆誠心愧服
為嗚呼君子哉蓋紹聖丁丑歲其得罪謫官
于齊安自幸得從君游既至而君病矣無幾
何而卒實元符元年十月某日也齊安之君
子皆相弔已而又曰潘君之墓宜有銘矣咸
以銘事屬某余既素高君之義用不復辭走
其家哭之求其世家歷官行事于其子大臨
而次叙之曰潘氏在唐為滎陽人當僖宗時

有名李荀者仕為太僕卿官于福州避亂因家焉李荀之弟曰李翱為太子司議郎李翱後二世生吉甫終吳越入朝終國子博士累贈工部侍郎侍郎生衢為屯田郎中屯田嘗官于黃遂居之屯田生處士章隱德不仕君諱鯁字昌言處士長子也生而儁警絕人為兒時賦詩已有奇語聞有周希孟者博學篤行之士也君從之學希孟以謂盡己之道君居鄉里以經教授聚徒嘗百餘人後進皆師

尊之登元豐己未進士第初調蘄水縣尉遷和州防禦推官知江州瑞昌縣監楚州都監倉吉州軍事推官改宣德郎監漢陽軍酒稅遂以奉議郎致仕卒年六十三蘄水民有以華為獻者君一嗅而還之曰受賜多矣其廉潔類是江州賦屬縣鬻建茶太守問君瑞昌歲可售若干公曰四斤耳守驚詰其說君曰縣小民貧米鹽猶不足而暇及茶乎獨縣僚四人、一斤可矣守悟以故諸縣皆得無多

售而旁郡有賣千斤者後七年君以事過瑞昌有兩民拜馬前其一曰異時君為縣我訟得直其一曰異時君刑我當罪我心服是以偕來君之為吏得民舉如是也元祐赦民負官錢無姦者悉免之吉州通判攝守事乃悉下負者于獄將鞫其姦君曰赦欲寬之而君故獄之耶執不可民乃得免龍泉令捕得私酒三十家將上府君謂令曰是法皆當徒龍泉小邑一日徒三十人君為令安乎令乃頗

減出之嗚呼其歷官微而見于行事者寡矣然其修身治人立心操術亦可槩見矣向使之得富貴立朝廷據位操柄以行其義達其道其不貪利苟得如還蘄水之華其忤上愛下如鬻瑞昌之茶民甘其罰如瑞昌之拜者則雖古之君子無以加分寸于此矣有集三十卷曰春秋斷義者十二卷講義者十五卷芻要義者三卷致仕時家無一金骨肉衣食僅給而君蕭然病卧一榻口不及俗事時與

其子清言而已娶何氏有賢行男二人長大
臨次大 皆力學有文一女嫁進士羅啟宗
四孫其一男也曰懃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縣某原銘曰
白壁芳蘭包以九襲長于外者千萬而一莫
為出之卒殞無施嗚呼昌言不幸類茲致美
在裏不耀于肌豈人是謀謂天實知黃崗之
原松柏其猗我相後人將獲其留

第 35260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4

図書館

12

聖和学
園短大
図書館

Handwritten text in a rectangular box, possib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SEITE 104

Table with 2 columns and 3 rows of text.

Small red stamp or mark.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